

喀的真正目的所在。

訪問團到了耶抗臺，也享受了魚米之香，農耕隊的米，漁撈隊的魚，也分別送到了，大家分享了我國駐外農業大使的甜菜。

(五) 副總統期望殷切

訪問團到喀國之後，與該國政府接觸頻繁，外交部，農業部，經濟部，內政部，當然我國駐喀大使吳世英博士是一切接觸的接線人，最後我們去拜會了副總統兼總理查理艾沙萊先生 (Charles Assale)。

總統府在耶抗臺的高崗上，耶抗臺就是小山坡構成的城市。最近幾年，也是一九六〇年獨立以來所建的，主要街道已鋪了柏油，若干仍是高級的細沙路，市面情形尚不錯，使館區的建築相當有規模，當然政府機關的房屋也很好，但在市區仍然遺留着為數可觀的土牆平民住宅，我想再過若干年便會拆掉。

總統府的建築，在喀麥隆的政府大樓中是最考究的，是二層樓的建築，門口警衛森嚴，屋內一直到副總統的辦公室，沿途都站了衛兵。這種官式拜會，當然事前經過安排的，當我們汽車到達門口，衛兵長就喊口令敬禮，進入大廈之內，則是分段敬禮，黑黝黝的身軀，穿着白色的制服，也曼神氣的，筆者隨團行

進舉手還禮。進入副總統的會客室，陳設堪算講究，冷氣也甚標準，這位副總統兼總理墨黑的臉孔，穿着白色的長袍，年紀已有六七十，蓄着短鬚子，態度非常和藹，與我們每一個人握手，隨即在靠近屋角沙發坐下。我們團長便把這幾天看的談的向這位副總統報告，並有翻譯人員譯為法語，這位老先生頻頻點頭，並不時以牙咬指甲，大概是一種習慣。

最後艾沙萊副總統表示豐收大典的那天貴訪問團出了車禍，表示很抱歉，但是豐收的成果，可真滿意，他說喀麥隆很貧窮，因為幾百年來金礦未有開發，他們沒有技術，也沒有經驗，更沒有經費，最近各友邦的技術援助，使喀國不斷的進步，財富逐漸改善中。他說：『我所說的金礦是我們諸大的土地未有去耕種，我們共有九百萬公頃的土地適於耕作的，可是都荒在那裏，我們又非工業國家，自談不上工業產品，只有靠農業的生產。我對農耕隊的工作感到非常興奮，使我們的農耕隨之改進，貴國不但對農耕方面作示範的工作，而且還在漁業方面給我們甚多的協助，個人非常感激。我現在代表本國總統及國民，向貴國總統致敬！』我們隨即告辭，算是結束了在喀麥隆的訪問，第二天早上一行除曹獄維兄留喀養傷外，其餘便離喀麥隆轉赴查德共和國繼續訪問。

看西德二國美國

沈繩一

第二次大戰二個慘敗國家，日本及德國，現在是欣欣向榮，我覺得美國可以不去而德國非去看看不可，他們以殘垣中如何建立起來，足為我們「慘勝」國家參考，借鏡，何況德國人對我們中國人的感情一向不錯，據一位荷蘭老華僑說，大戰中德軍在佔領區內看見東方人的面孔，分辨不清，即索看護照，見是中華民國的僑民，即不查問，態度非常客氣，因荷有印尼人，目前的處境又跟我們相似，好好的，一個國家分成東西二德，一個地獄，一個天堂。涇渭分明，人民看得很清楚。祇有東往西逃，每逢年節，而西德之探望親友人潮，身歷其境者，莫不見之淚下。

我之到西德，是利佛浦港務局領港監督知我對港口電子導航設施非常有興趣，乃建議我到漢堡考察，他也在三個月前才看了回來，並放了一部他考察時的記錄影片，有直昇飛機接送領港，全套雷達導航、浮標失效自動探測電子系統等等。他說英國太舊我愕然心動，及後在北歐幾個國家跑了一圈，在攝氏零下二十多度天氣，港口大都封凍，除航海學校，自由貿易區，裝卸公司，甚之海圖製法，漁業冷凍廠，浮標瓦斯工廠等到看了不少，但港務方面並不多，因為臺灣港、高、花三大港是永遠不會被凍的。

因此我覺得有說明的必要，即做了二個報告一送日內瓦聯合國歐洲總部，一送紐約聯合國技協局，一方面向本國政府備案，請求經到漢堡考察。意料希望很少，因為有幾個原因：第一，我原本在英國三個月，後來奉電續到北歐繼續考察瑞、挪、丹三個月，延長了三個月，一共已經有六個月了；第二：經費年度已過了一年，再延長恐預算有困難，第三：時間短促，僅僅祇有三個禮拜，我就結束返臺。恐怕來勿及安排。以為是盡盡人事而已。

當我在丹麥愛斯堡最後一天時奉到該國外交部電告即返丹京，已安排繼續赴漢堡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另外還有個副作用，我弟弟有位女友在漢堡，曾奉嚴命如有機會，必須去「相親」一番，雖然我知老人家對洋媳婦總覺得有一點生活不習慣。我即在愛斯堡打了一個電報給她，何時到漢堡。一方面搭火車重返哥本哈根。

到丹京是星期日，外交部不辦公，我即去通濟隆公司換領機票，到德簽證已代我辦好，並轉我日內瓦聯總一封信，命先到法蘭克福報到。而通濟隆已洽妥下午四時飛法蘭克福。這一下改變時間急迫，趕緊到附近火車站內有電報房，發電致法蘭克福負責人告機

號及到達時間，漢堡電報也來勿及發，就趕計程車沖赴機場。

飛機起飛後不到二十分鐘，即到達德國上空。趁在空中飄蕩，先介紹一下二次大戰的禍首。作一個鳥瞰。

德國北部為一片大平原，大好牛羣牧場；東北部盛產綿羊，山羊，中南部則為礦產，僅出煤及鉀礦，大都高山叢林，有黑松林在焉。在冰河時期為沙所覆蓋，地下資源甚為缺乏。故過去稱為歐洲火藥庫之「魯爾」因為是工業區，德人非爭不可。農產物幸虧有鉀，靠了自己的奮發及一付科學天資，拼命在鉀中取肥料。不靠天然土壤，全依人工化學。

全國有九個省，內三分之一為東德，有四條大河，環繞別國東則，為「惡毒河」隔波蘭，西則萊茵河，有一百廿五哩，交通頻繁，自阿爾卑斯山西入西部低地，與法、荷交界穿入北海。其他「易北」、「畏色」二河，均自東南平行向西北而入北海。運河交叉，有舟楫之利，全長約有一千五百英哩。由空中下望，真是一片大好河山。

氣候比較：據空中小姐告訴我，春天溫暖，夏季甚長，冬季嚴寒。七八月攝氏溫度最高七十四度，最低五十二度；十一月到一月，四十四度到二十六度；秋末常有陣雨，冬季則大雪紛飛，而河邊煙霧迷漫，款乃一聲，有不識廬山真面目之感，風景殊為秀麗。森林則松、檜、樺、橡粉植；草原野花與丁香齊

合國給我的日常費，包括食、宿、交通一切費用在內，每天美金七元，合廿八馬克，一到就先化了五十多馬克出超太多，而五臟六腑尚未敷衍，真是心痛之至。翌晨又是勞動節，各機關放假，非再苦挨一天不可，本想換家稍為差些旅館，想到國家體面有關，也就算了。只得寅進卯糧，緊縮肚皮，行動拜托二腿將軍了。記得第一次心痛在香港，臺灣同鄉某兄托帶木製官燈七只，到倫敦送人，不料必須過磅超重費四十六元六角美金，只好硬付，幸無心臟病否則傷腦筋。

法蘭克福，全球以此為名的，據我個人看地圖統計有十八個之多，美國獨佔十五，肯塔基州的省會以外，大大小小十四個，有二個也是商業中心，愛爾蘭一個，德國本身二個，巧在都在河邊，更巧者另一個在東德「惡毒」河邊，我到的這個，是老牌，在梅因河邊，寫信必須加注河名，方不致使郵局弄錯，否則怕東變西，西去東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也。

提起此城真所謂來頭不小，蓋大詩人哥德之故鄉也，故有文化城之稱，其實它還是十八世紀銀行世家「洛司却而」氏家庭在焉，因他兒子同時也在倫敦開銀行。也是財政中心。其他可說是工業、商業、運輸重心。舉凡機械、電力、紡織、準確儀器、銀行、印刷、出版、皮貨等事業均甚發達，故戰時受災頗重，即以目前而論，還是美國大兵的駐地呢。

勞働節得瞻名城芳顏。由于德文我不懂，英語又行不大通，不像北歐這樣方便，來去如是，祇有依方

開；鳥有雲雀知更，燕、鶯、啄木；獸則鹿、兔、狐狸、松鼠梭穿叢林，別有異趣。

全德有六千九百萬人口，西德佔五千二百萬；在空中我又這樣空想，如果德國沒有希特勒這位瘋君，現在歷史不知如何寫法，希特勒自稱為全世界最優秀之民族阿利安種，把有色人種，不屑一顧，戰前在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世運大會，優秀表演的不是阿利安種而是黑炭歐文思先生，使他啞子吃黃連，氣炸肚皮，有苦說勿出。現在德國即使戰敗，我覺得德國人還是可以一交的朋友，不像我們兄弟之邦之日本仁兄。日本自稱武士道，僅偏狹表現在所謂神風式之自殺或開關肚皮。中國人被欺侮，倒頭來幫他不讓俄國老毛子進佔本土，保持皇室，而有現在這樣局面，爛賬又一筆勾消，而現在所表演的是如此風度，只有嗚呼二字，如果二次大戰中，同盟國以我們之「以德報怨」政策，施之以德國，結局又不知如何？凡而賽和約限制德國這樣嚴，倒使希特勒瘋狂舉動得到青年們之讚佩把德國帶到幾乎萬劫不復。否則或許世界歷史恐怕又要重寫一番，亦未可知也！

二小時後，到達法蘭克福機場，苦候了二個多小時，未見有人來打招呼，祇好先在機場兌換馬克，請空中小姐代訂旅館，坐入計程車直赴市區。

旅館名「愛克斯西勒」，進入房間，一看價格每天廿五馬克，計程車到市區三十二馬克外加小賬，（每公里七十分尼，小賬給約五十分尼到一馬克），聯向躍街，朝人多地方跑，果然給我找到市政府，稱「魯墨」的一個廣場。市府裏面可以進去兜一圈。上層是新式建築，而下層則較為古老，不知是不是叫做哥德式建築。廣場上羣衆在開會，演講，聽不懂就照了幾張相。想訪問哥德住宅，吃閉門羹。只好穿馬路到河邊坐坐。正在路邊候綠燈，忽然發覺有一隻手在摸我的身體，突然穿入臂彎裏，不禁心裏一跳，不會是德國綁票、小偷吧，想想也不會這樣大膽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公然行動，要末納粹死灰復燃隨便拉人。急忙回身一看原來是一位老人，戴黑色眼鏡，持白色手杖，手臂圍以有幾個小黑圓點之黃臂章，口裏念念有辭，心雖落下不跳，但不知此公究屬什麼名堂。

古諺「情急智生」此話到此刻有些體味，我不能把他的手臂掙脫，大家在看。一急之後，原來如此，也算巧事。等綠燈一開，就慢步扶他穿過馬路，到了對面，纔算交卸任務。以後才知德國政府保護一百五十萬殘廢人員一種政策，任何人看到有此臂章者，都有義務，應該幫助他。雖然有些殘廢是爲了戰爭但事已過去則需講究人道。不像在日本戰爭結束，我連日本俘虜去日，在東京街頭看到殘廢的皇軍，沿街求乞，大家看都不看一眼。

沿街有一種小吃店，懸一串一串，木籤上插了各種肝、肉、丁香等物，浸在湯裏煮，價銀也不貴，味道也不錯，加吃一點麵包，也就以果腹了。

第二天往晤聯合國文化專員，是一位近六十歲的博

士，他想不到我來法蘭克福（我的電報，還在文卷內沒看到）他說漢堡已代你訂定旅社，我把日內瓦來信給他看，同時告他選發一電報，他才想起翻看，他大搖其頭，把日內瓦方面的處理數說一頓，匆匆掛電話到漢堡，那裏回話說我沒有到旅館已退，現在困難，因漢諾佛工展期間，旅客擁擠不堪。問我不是朋友那裏可以住，因機場上有人廣播另有位曲拉黛小姐找我。博士一問我怎樣？我說朋友是我弟弟的朋友，我沒見過面。不過我自己另外可以設法，想到鈕友崙兄在敦煌酒店榮任經理，當有法可想。博士稱讚了一聲，說你們中國人到處有辦法。選用紙寫了幾句短的應酬德語，像「瀟唐」，「蕩克收」：等，很風趣地說，見了德國女朋友用得到。隨手叫女秘書拿火車票給我，一看是頭等臥票，聯合國有本手冊通知是二等，怕這位老博士攪錯了，我問他沒有拿錯，他翻開眼鏡一看沒錯，說因為你走了一段冤枉路，晚上應該好好舒服睡一下，你到漢堡不能找到適當住所，還有問題呢？我初到德國，看到來來往往的人，面孔都很嚴肅，但是見面混熟後，却是非常風趣，輕鬆。英國人旁人總以為最難交的，其實年老的人也常開玩笑，甚之辦公室裏設有酒櫃，談得興起，不免來一杯威士忌助興呢！這在我們國人看來，官箴不守，怕就有人要講話了。當晚即搭夜車經「開司而」（僅離東德邊界

也乏味了，現在看一片嫩綠色草地，加之天氣和暖，一堆堆金香，遠處還飄來些桂花香味真覺心曠神怡，猛想起鳥語花香，已是春天了。看到一個俾士麥銅像，其大無比，真可謂高聳雲霄比彰化大佛大些，可算是我看到俾人銅像中最大的一個。市政府建築已很古色古香，另有一個三角形的建築各智利屋，有一段歷史，惜參考資料不在手邊，無法詳述介紹。最後遊了一個河下燧道，在港口，貫穿「易北」河南北二端。先由電梯、人、車一起下去，可步行至對岸，再搭電梯上升。建築已舊，並無特別之處，沿碼頭轟駛軍艦一任百姓自由參觀。

翌晨，與德經濟部專員約安同訪漢堡港局總經理，（港局係屬經部，不歸交通系統）彼年已六十餘，右足不良於行，略說後，介見港口船長，被告不久為該港開港紀念，不能陪同參觀，乃囑二副港長同往，告該港將全港依愛爾勃河二端設七區，每區設一碼頭長，指揮調度裝卸，由港口船長監督，每日停泊商船約在二百餘艘，為歐洲大港之一。復約於明日開始考察，隔日準時往碼頭，港長已在候，乃囑副港長陪同，彼不克分身，致歉先告別。由碼頭過浮棧橋至港長座艇，尚有一副港長在候，彼等雖年長余十餘歲，因職務上余少一「副」字，見余仍甚恭，蓋德人之紀律

三十公里）「漢諾佛」等處去漢堡。說來慚愧，坐頭等臥車，生平還是第一次呢！想不到洋董開在德國。到漢堡翌晨八時，找到敦煌酒店，在風景秀麗的湖邊上，友崙兄住在別處，中午到店辦公。乃放好行李，問清「豪士特街」（是在西北向，）電車路線，拜訪曲拉黛小姐府上。曲府上一位老太太，老先生戰時身亡。留下三個女兒，大姐在美國念書，嫁了一位中國工程師，是我弟弟同學，數年前回家，路過臺灣，我家招待她觀光一番，她玩得很暢快。回家後跟她妹妹說中國人好要介紹給我弟弟。第二位小姐婚姻不如意，曲小姐是三小姐。壯健活潑，剛學英文。跟老太太談天，她做翻譯。德國婦女，勤儉持家，希特勒只有這一點做得不錯。她們忙於弄早餐招待我，說前天晚上全家等我，二小姐住在別處。也帶了二個小孩來。並準備好住處，我表示謝意說明聯合國已代訂好旅社，一切日程均由港口當局安排妥當，不便私自更動，乃邀我晚上晚餐。我一口答應，因離德前必須提出一個考察報告，這一個總報告，聯合國有一筆打字津貼，乾脆就拜托曲三小姐了。酬勞改為買物，買了一點禮物奉送，一舉二得。午後一同上街溜溜，陪我到公園一遊，不像在北歐，嚴寒天氣，儘是雪，起初十幾年沒見雪，一片白銀世界，煞是好看，看了三個月

，平時生活中即成習慣矣，俾一旦有事，能指揮裕如，發揮力量。先視全港，以後逐日分別參觀，自由貿易區，電子導航儀器設備，船岸通訊服務所，海難救護作業系統，貨物及貨箱裝卸作業，航海學校訓練情形，「拍拉」儀器工廠等，分五天看畢，又接法蘭克福方面來電告接日內瓦電繼往美國考察，即日返該處辦理手續，友崙兄亦在代余洽英領館簽證返臺，不禁大出意外，乃匆匆與友好告別搭火車赴法蘭克福，辦事處告簽證信尚未到但已洽妥上午十一時機飛紐約，余乃赴通濟旅行社換機票，又去德航公司「吃克」均將全部文件送上。以上幾個地方路近集中，叫計程車犯勿着，自提行李，天已暖和平，行李加重，而人因吃不慣「洋食」已消瘦十五公斤。出外旅行，行李越輕越好。到飛機場上機。

機上多為美國大兵，西飛紐約九小時，約三千五百餘里，時鐘撥慢五個小時。

一到美國紐約國際機場，移民官員看我護照沒有入美簽證，就開始談話：效憶記如下：

問：你無入美簽證，不能進入美國，根據何種理由來美？

答：我是聯合國派出考察人員，來美是根據聯合國電報，護照，及搭機票。（即將我全部文件交彼翻了詳細看過）說：請你等一下。約

摸十分鐘，出來二人，其一着制服，似乎為高級人員，又開始問答一番：

問：你有沒有理由申訴？

答：我私人理由即我的全部文件，由德到美，你們看到已經是第四次了。

第一次是安排我考察的文化專員，第二次是通濟隆旅行社，第三是德航公司。他們審查文件我看跟你們現在審查一樣細心。並給我機票。當然認為全部文件手續合法，才能給我機票。我是旅客，我無法弄清各國移民章程。其他理由，請問聯合國，我不清楚。

問：好，你有沒有X光相片？（這一着倒出乎意外。因聯合國對考察人員僅需公立醫院體檢證，肺部透視即可，亦不必隨身攜帶，更毋須X光相片。離臺前來似乎有先見之明，還是具備了好。故又至防治中心照了一張，隨身攜帶。）

答：有。（就把X光相片及說明一起交給他，他看了相片及說明書是中文，即請我解釋，我乃逐一說明姓名等，他說祇要是不是OK，我把「正常」翻譯給他看，是OK。他看了一下，笑着說：「中國人的O是方的。好！你文件齊備沒有錯。航空公司負責。」

依照一般情形，沒有簽證入境，就是非法入境，原機送返。如果沒有X光相片可能麻煩就找我。現在他祇好找聯合國了。他拿起電話打給德航，負責我住、吃及補辦手續費用（填張表需洋十元。）

旅館就在機場附近，名「海路」，房間一天廿一元美金，有約廿多個場場米大，有電視、浴間。舒服得不得了。我趁機好好休息了一下，恢復連日來的疲勞。想不到這個小小波折，却給我一個大大的享福。生平沒住過這樣豪華房間（據說這價銀也可住紐約聞名世界所謂達官貴人住的，美國政府招待貴賓的華爾道夫，亞士多里亞大旅社的單人房間。）

總之此番繞地球一週，行四萬五千三百公里，交通工具，連同在美所搭例如紐約港局以直昇飛機招待看港一週，領江公會安排上法國豪華大客輪「法蘭西」號，看領港由紐約領航出海，在落山磯港局以「客特利克」一車每天途往長堤及聖比特羅港，（該二港會來基參觀，故報以桃李，特別客氣。）火車在德國坐了一次頭等臥車，噴氣機都為七〇七，其噴衝力量更大，以扇形加大力量百分之卅，在一千七百呎左右，即能起飛升空，爬上較普通噴機快三分之一有奇。猶憶十八年前勝利回鄉，對職業上之選擇偶戲詢重慶聞名人物郭瞎子一摸嫩骨，即告為一付交通骨頭。如欲詳談價格另議乃笑而出。不意如今果驗其言乎，又一笑也。

寄自巴拿馬運河區

交大人——倪麒時學長與印報機

乙丑級（民十四級）在臺學長共有呂偉彥、李炳璣、倪麒時、徐名植、楊樹仁、曾桐、劉鑑、劉鎮坤八位，服務社會多年，均為工商界碩彥。茲特介紹該級刻苦工作的機械專家倪麒時學長，在最近五、六年來致力於製造輪轉印報機的光榮成就，已被機械工程界推崇為該業的傑出人物，尤為新聞界所敬重。

輪轉印報機的問世，是近代印刷術的一大進步，高速度度的輪轉印報機，由於技術與市場的因素，我國機械工業界在以往很少從事於這種機器的生產，在民國卅八年以前，僅上海有一家工廠製造，在臺灣則是最近五、六年才有生產，宜昌機械製造公司首先製造。



宜昌公司總經理倪麒時學長鑒於臺灣新聞界所需高速度輪轉印報機，均須高價向國外輸入，他為了替中國機械業爭光，同時為政府節省外匯支

出，乃與報業界接洽，保證宜昌公司的技術沒有問題，而產品售價便宜，只需外貨的三分之一。近年臺北報界更新印刷設備，即陸續向宜昌公司

訂造各式輪轉印報機，使用結果，均獲滿意，消息不脛而走，於是星加坡新生日報、香港工商日報、香港時報等，也先後訂購。經製妥使用，其效能媲美原來使用的高斯印報機。

倪麒時學長是浙江紹興人，生長於上海，今年六十三歲，他在母校機械系畢業後，一度在鐵路方面服務，稍後即與友人辦工廠，先是經營漂染廠，隨後即創辦宜昌機械製造公司，生產車床、鑽床等機械，卅八年隨政府遷臺，繼續從事車床、鑽床、變速箱等機械及零件之製造。

他深知我國的環境，不容易發展機械工業，可是機械工業為工業之母，我們不能因發展的條件不夠，而不去建立與發展，因此，倪學長矢志盡自己所學，從事機械工業。他認為中國人的智慧是不遜於其他民族的，目前僅是發展科學與發展工業的環境較差而已，所以只要政府能從教育、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配合着手，加上學者的努力，相信我們的工業，在若干年後會趕上先進國家的。宜昌公司製造輪轉印報機的成功，正是信心的表現。

倪麒時學長為人誠懇持重，平時有暇，喜歡打打網球和羽毛球或作郊遊。

倪學長有一個幸福的家庭，夫人相夫教子，非常賢慧，據說他們夫婦倆從來不吵嘴。這也許是使倪學長的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。有男女公子各一，獨子已於去年完婚，目前在空軍服務，女兒還在求學中。